



北京大学

习思想概论课 1 班课程论文

自负、自卑 or 自信？——以上海万圣节活动
题目： 为例探讨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

花名册序号：	66
姓 名：	苏王捷
学 号：	2300011075
院 系：	工学院
主管老师：	孙蚌珠
助 教：	崔慧敏

二〇二三年 十一 月

摘要:近代以来的中国在如何对待本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世纪难题上从始至终存在着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心理:文化自负和文化自卑。然而,不管是文化自负类型的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还是文化自卑类型的杞人忧天、自我否定,体现的都是国人对本国文化极度缺乏自信、对本国文化缺少认同和赞赏的忧心事实,这都会让当代中国在面对当今文化交融和碰撞的世界文化格局时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本文试以近期引爆舆论的上海万圣节事件为切入点,尝试分析此次事件中这两种矛盾心态的体现,探赜中国应该如何在文化交流互鉴、互利共赢的时代克服过往牢固扎根在国人心底的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的心理,如何在新时代树立坚定的崭新的文化自信的观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笔者坚信,只有树立崭新的文化自信的观念,破除过时的落后的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的观念,才能使当代中国以开放包容、互惠共赢的姿态面不改色的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交流、发展与进步开辟广阔的空间,使“中国声音”、“中国智慧”真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关键词:万圣节;文化自卑;文化自负;文化交融;文化自信

近代以来的中国在如何对待本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世纪难题上从始至终存在着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心理:文化自负和文化自卑。然而,不管是文化自负类型的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还是文化自卑类型的杞人忧天、自我否定,体现的都是国人对本国文化极度缺乏自信、对本国文化缺少认同和赞赏的忧心事实,这都会让当代中国在面对当今文化交融和碰撞的世界文化格局时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近期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上海万圣节事件无疑是当代国人在文化领域内思想观念的体现。在这其中,文化自负与文化自卑的心态清晰而确凿地出现在了互联网的网民群体中。与此同时,另一种崭新的文化领域内的思潮开始在青年群体中涌现。当代年轻人开始减少对文化本身的来源及历史的关注,而更趋向于让本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经历习俗、内涵碰撞后相互借鉴、交融,推动实现“西体中用”。笔者认为,通过树立崭新的文化自信的观念,破除过时的落后的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的观念,积极促进无论是本国文化还是外来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理解与融合,才能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这是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 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的起源

（一） 文化自卑——国家衰落、民族危亡；杞人忧天、自我否定

文化自卑，望文生义，即指在对待外来文化时一味推崇、盲目接纳，支持外来文化的传入及入侵，而在对待本国文化时始终持有一种轻视、否定、怀疑的态度，反对一切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和支持。由此可见，文化自卑的起源毫无疑问即为作为近代中国之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的久封的国门，也打破了中国自以为是的“天朝上国”的美梦。国人津津乐道、自以为是的梦呓被一朝击碎，其曾经引以为豪的民族自豪感一落千丈，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本国文化的怀疑、否定，对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发掘、理解和认同。在这一段动荡混乱、文化入侵、思想碰撞的时期内，每一次民族危机事件都在不断加重国人对自身文化的不满、批判，强烈的文化自卑的心理也随着这段时期内各路仁人志士对本国传统的反思历程而愈演愈烈、风靡一时。近代以来，在我国社会思潮中层出不穷的“全盘西化论”以及民众在内心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和支持的浪潮，表现出的正是国人在文化自卑的心理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的无条件投靠及对本国文化的无条件否定与怀疑。

（二） 文化自负——天朝上国、泱泱华夏；妄自尊大、故步自封

虽然与文化自卑的心态恰好相悖，但文化自负同时也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传统中。文化自负，毫无疑问，是对本国文化无条件的推崇与赞美，对外来文化无差别的轻蔑与诋毁。这种心态的思想根源，无疑是五千年文明流传下来的“天朝上国”意识与“泱泱大国”的情结。从这种强烈的民族文化优越感出发，一叶障目式地只见本国文化的优势长处，却不能看见本国文化相较于外来文化的落后与封闭之处，在文化领域自我陶醉、自我满足。这种文化自负的心态，根植在不少国人的心中，正如同直到今天，不少人依然保留着落后陈腐的习惯，在新兴事物出现并发展是开始追溯 5000 多年的“文化底蕴”，渴望从中找到一星半点儿与之沾边的事物，以此来论述传统文化的“先进与深厚”、贬低新兴事物“稀松平常”。抱着曾经古人的些许成就不放而忽视当代文化对此新的阐释，放弃文化交流进步

的机会而固执地坚守传统本色，因此当面对外来文化传播时，往往不能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合理接纳、有序吸收，反而产生了强烈的排外、自闭情绪，从而失去了原本唾手可得的与各种文化在交流中碰撞、在碰撞中进步的机会。而和这种文化自负的心态紧密相连的，往往是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的文化领域内的恶劣风气。同时，文化自负中所体现的追忆往昔而忽视当代的沾沾自喜，也折射出国人内心对当代文化的忽视与怀疑、对外来文化的惶恐与不安。由此观之，文化自负在一定程度上所表现的国人心理，恰恰不是妄自尊大、唯我独尊的极端自负，反而是对本国文化极度缺乏的自信和赞赏。

二、 文化自卑与文化自负在上海万圣节活动中的体现

时至今日，深刻的文化自卑心理依然可以在许多方面得到体现。正如在此次上海万圣节中，许多网民对一群年轻人的放肆狂欢忧心忡忡，对此发表着各种“高瞻远瞩”的政见言论，“垮掉的一代”、“文化入侵”等词汇不绝于耳。他们仅能看见万圣节在西方文化中的“狂欢”意蕴，担忧着狂欢的青年们对万圣节背后的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担忧着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代青年中的没落与失传。这些言论看似“忧国忧民”，实则是对本国文化竞争力不足、内涵不深、认同感缺乏的文化自卑心理的体现。试想，如果真正坚持文化自信，又如何会对外来文化的传入感到震惊、不安和惶恐？唐王朝兼容并包、汇四方来客、纳五湖文化，却无人会对唐文化的发扬、传承评头论足；清王朝文化碰撞、思想交流、引西方之长，却无人会质疑清王朝面临的惶恐、不安与无助。文化自卑，看似是对本国文化的一致遵从，实则是对本国文化的深刻怀疑，严重阻碍着中国当代文化在交流碰撞中的发展与进步。

同样的，文化自负的心态在此次事件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影响着人们的判断与评价。许多人对这群青年人欢庆“洋节”、拥抱外来文化传统的做法嗤之以鼻，认为泱泱华夏的过节传统丰富多彩，比之万圣节此类西方“洋节”的搞怪传统更是优越性十足，痛批欢庆人群的有眼无珠；另一群支持者打着“文化交流传播”的旗号，大肆宣扬万圣节的传统，鼓吹万圣节自身的无害属性乃至尝试推动万圣节活动的常态化。一种是文化上固守传统、盲目排外，坚持抱守本国文化，丝毫不见外来文化传播交流碰撞之可能；另一种是文化上大开国门、无所顾

忌，开放各方文化的交流碰撞，却丝毫不担忧随之而来的文化入侵及社会意识变革。两种做法看似背道而驰，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在对本国文化盲目自信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的轻视及其传播交流可能造成的巨大作用的忽视。

三、 上海万圣节中新的心态——文化自信

（一） 剖析“疯节”——“倦怠自愈”式的狂欢

今年的上海万圣节与传统西方万圣节相比截然不同，当西方孩童头顶pumpkin、身披斗篷、挨家挨户敲门“trick or treat”时，中国的年轻人们已经将万圣节拓展成了一个非传统视角下的文学世界。在这个与现实大相径庭乃至背道而驰的镜面世界中，安小鸟乘船和围观群众一起唱《采莲曲》，楚雨荨用喇叭喊着“我不叫喂”，“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的路牌混进了狂欢队伍，戴上李佳琦的头像高呼“有的时候多找找自己的原因……”，还有“学建筑的”、“学规划的”、“学景观的”公认大冤种们齐蹲街头……这些“角色扮演”既脱离了万圣节cosplay在西方文化中原本的鬼怪主题，也不同于漫展在二次元领域内的自娱自乐，而是唤醒了我们对曾经名噪一时的集体记忆的回忆。万圣节不再单只是一个娱乐性的节日，而更像是一场“狂欢节”。在人山人海的狂欢广场上，人们摆脱了日常的阶级、地位尊卑观念的束缚，以平等开放的态度进行人与人之间心的交流，平日被簇拥着的高高在上、触不可及的明星人物成为了触手可及甚至是被戏谑的对象。人们通过使用夸张、反讽、插科打诨、双关语等狂欢式的“广场语言”制造与严肃、单一的官方语言的反差，通过戏谑、自嘲、幽默的方式来举行狂欢仪式。^①正如当代著名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提出的对当代社会及社会人的精神的倦怠综合症的治疗方法一样，上海万圣节恰恰是一场年轻人们“倦怠自愈”式的狂欢。

（二） 文化自信——跳脱西方文化框架下的内容及含义的再构

万圣节作为天主教和东正教节日之一，是无可置疑的西方文化下的传统节日。而从节日起源来讲，万圣节更是具有天主教及东正教的宗教内涵，两千多年前的

^① 王冠：《《托尔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的狂欢化特征》，《辽东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6页。

欧洲天主教会将万圣节定为天下教民欢庆的节日。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宗教的外衣逐渐从万圣节上褪去，转变为迎接神怪、巫婆和鬼魂的节日，成为西方孩童娱乐性质的节日。所以，在神圣、严肃之下进行的狂欢节，其实更多是一种对权威的解构与反抗。在西方，“权威”的指向是教会等落后宗教势力，而在进入中国后，“权威”的指向则变成了对西方节日背后的西方文化内涵的解构与重组。

从形式上来看，万圣节流传至中国后，摆脱了原有的框架，注入了新的活力。从宗教走向世俗，再从世俗走向特殊化语境，万圣节的形式不再拘泥于扮鬼、捣蛋，而是用“中国特色”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万圣节原有的指向意义——宗教意义被有意地淡化甚至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追求一种在节假日与朋友、情人甚至是陌生人一起度过的轻松浪漫的节日气氛。年轻人们甚至不再拘泥于用搞怪的方式博得轻松一笑，而是在尝试用力所能及、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当代社会及其文化的内涵进行解构与重组，以期取得传统文学意义上的针砭时弊的效果。对于这些另类的特殊的 cosplay 形式来说，只有具有相同社会背景的人才能理解其中内涵和笑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建构了中国人独有的对于万圣节的现实意义的心照不宣的“共通意义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仅有中国话语，也仅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后留下的真知灼见。

经过中国人重构的万圣节与西方的万圣节大相径庭，它可以被视为“社会流行现象”的一面，也可以作为在中国传统节日之外、现代社交意义之内的有效补充。它不仅仅是一场心态上的放松与狂欢，也是新一代年轻人在面临西方文化入侵与传统文化失守的困局下所做出的尝试性接纳西方文化以弥补传统文化的不足，期望实现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流互鉴、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们抱着对本国文化的价值内涵的肯定、对其持久力和活力的自信，努力克服着传统的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的心态，树立起崭新的文化自信的心态，以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姿态对待当今文化多元化的汹涌浪潮，从容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交流、发展与进步开辟广阔的空间，使“中国声音”、“中国智慧”真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四、 上海万圣节的反思与对话——走向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与其说是每个个体对本民族、本国文化的认可与推崇,不如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相互碰撞、相互接纳,正在不断趋近于内涵上的统一与和谐,而坚定文化自信则是保持本民族、本国文化长久的独特性和生命力的关键。万圣节的庆祝活动在中国上海的本土化、中式化,与其说是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入侵与挑战,不如说它反映着新一代中国青年正在积极地尝试接纳西方的传统节日,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曾经的西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本土化的创造力、生命力和影响力,推动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促进本国文化迸发出新的活力和创造力。

首先,此次万圣节充分体现了文化自信中全民参与的核心宗旨。从万圣节在各个社交平台中刷屏的网络热潮现象中可知,在今年的上海万圣节活动中,所有网民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并为此乐此不疲。在这场狂欢中,所有人都参与了狂欢戏的演出,无论是cosplay走上街头的表面演员,还是在他们身后亦步亦趋的追随的人群,抑或是在屏幕中看见、在屏幕外评论的网民,每个人都在这场狂欢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推动着这场新时代的狂欢在文化领域的传播及其对当代文化内容的冲击。人们不只是在消极地旁观式地观看这场文化领域狂欢,而且是在按照这种狂欢式的规律在现实中生活。

其次,万圣节活动中涌现的平等对话、自由交流的精神也体现了坚持文化自信的核心要求。正如巴赫金将人类的整体性生活分成对立的兩半那样,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②当代年轻人正缺乏着“第二种生活”的滋养,由此,万圣节也成为了人们通往“第二种生活”的一个平台。在这个非传统的世界中,人们可以从压抑复杂的现实社会中暂时地解放出来,转而在平等的基础上达到人与人、心连心的深刻交流。由此,人们可以暂时忘却现实中的种种束缚,转而实

^② (俄)巴赫金.拉伯雷:《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北京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现在平等基础上的交流与合作。而文化自信的心态，恰恰是在追求不同文化间平等交流、互惠合作的机会，从而在此基础上同所有文化在交流中碰撞、在碰撞中发展。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树立正确合理的文化自信观念日益展现出其独一无二的重要性。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汹涌浪潮对我们来说是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不但要敢于“引进来”，以包容开放、互惠共赢的心态积极面对外来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还要敢于“走出去”，在更大的世界舞台上积极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智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交流、发展与进步开辟广阔的空间，使“中国声音”、“中国智慧”真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参考文献

【1】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红旗文稿》，2010年第15-17期，第4-9页。

【2】封海清：《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化走向的转变》，《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34-38页。

【3】杜振吉：《文化自卑、文化自负与文化自信》，《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4期，第18-23页。

【4】韩炳哲：《倦怠社会》，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5】(俄)巴赫金. 拉伯雷：《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北京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6】王冠：《《托尔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的狂欢化特征》，《辽东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5-8页。